書

# 雅亭集 貞

雅亭遺稿卷之七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七目錄終

# 雅亭遺稿卷之七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 文

### 與朴在先齊家書

曏昔之夕賢者出門不佞適悵仰天四眺水墨雲聚雨點稀噆爰命童子追及鐵橋不見而歸咨嗟良久不佞迂士也於事物機關甚疎百無所能癡如赤子靜如姹女不圖邂逅賢者隱然如覿素心者焉旣蒙惠顧蓬蓽又貺情章章凡五百字字字露心自顧不才無狀何以得此始焉駭悉中焉歎美終焉歡而且

洽竊自幸夫獲玆奇品異質也賢者以冲妙之年儼
如成人歛神畜志言譚井井劉雕返樸有古奇男子
風不佞歎未曾有不可不推以爲後來之秀賢者不
察不佞之空踈奬詡太甚感則深矣然亦自覸夫賢
者一心無它有若托耐乆交者行今人所不能焉不
佞安得不持心曲以相報乎不佞嘗有箴曰惜言如
金韜跡如玉歛華于衷乆而外燭又嘗曰和光同塵
迹近於汚索隱行怪趣入於傲汚則諂人傲則戕身
古人曰雖不甚異於人亦不苟合於人嗟我莊誦書
諸紳賢者以爲如何嗚呼機詐日勝浮蕩忘返不可

爲言也淳眞精明隣於先民惟如賢者者可庶幾焉勉之哉不佞之齒固勝於賢者賢者所謂德勝我才勝我者將何以堪之晝旣永矣薄袷輕鞋聊乘暇日翩然肯來否

日永一日如二日政是業進時節謹按前日尺牘已知杜戶鈔書絕勝於竟日呌呶六博爲戲士君子可使科擧爲吾僕役不可使吾爲科擧僕役已致八九分地頭也莊生曰道在稊稗若不勵勤安知道不在科擧上耶但可已而爲之者不可已而不爲之者皆惑也如吾輩不能盡力南畝亦不能營刀錐於市門

坐見老親之飢不得已屈首於此事亦常理也愼勿慽慽也烟樹相望邈若山河嘆嘆德懋得漢魏間諸名士書繙閱耳

足下知病之祟乎金人瑞災人也西廂記災書也足下卧病不恬心靜氣澹泊蕭閒爲弭憂銷疾之地而筆之所淋眸之所燭心之所役無之而非金人瑞而然猶欲延醫議藥足下何不曉之深也願足下亟誅人瑞手火其書更邀如僕者日講論語然後病良已矣僕忝祭于宗人家晨喫汩董飯日登溷七八度午間少已則或可叩足下門耳明日約雀館物軒西郭

生遊東郊引白楓影中信宿而歸足下爲災人所敗不得同好會甚憎甚憎洛瑞面羸如塗茜澤悲哀可憐之色觸目凄苦

二月晦渡漢水歸時日暮武陵氏擲楚亭書書凡縱橫五六百言一言一情令吾心緒繞繚之也雖欲往別奈昏黑何苦風甚雨花事退舍行李跋涉如何春日少年輕衫快馬遊繁華國昔人所美然獨行踽踽誰與晤言僕起居樓中手一冊鳴禽助午睡從屋春遥將洛瑞園檜雨餘蒼翠意想忽到楚亭馬上未嘗不爲慰其晨衣暝飡之勞也然願善記都會風謠山

川勝蹟使僕以當卧遊也楚亭素俊爽者愼勿忘嚮者論可惜蘇中郎雪窖之宵有時忘却手中之節之言也然楚亭雅飭者吾何憂焉

梨花已落柹葉初敷別才二朔杳如昔歲身邊亥囊長霑 聖渥懷中臘藥滿襲 天香時時敬奉魂馳北闕官無高卑臣無貴賤重內輕外今實始驗兄書美我驛亭高卧大有佳趣雖因賢勞而發有損余村之訓弟之現在勞瘁較兄輩金門待漏石渠校書大壞懸殊不可同年在官說貧俗吏惡習然惟斯驛可號殘局秪拈飲食餘可類推木頭菜棘如蝟毛石葦

葅滑於蝸涎癯頰益高弱胃日敗試想兄家之肉泥灸惠風之紫蠏臛而中之交沉葅一何豪舉好笑好笑

歲色倏改竊想逢新感舊之悲其何按之爲之惻愴不自已焉弟老親氣貌日益衰減遭此荒年斗祿不足以繼菽水秪自焦迫而已況又驢技已竭馬齒復添自顧郎當姑舍是風雨昏曉踉蹡赴院塾角烏帽縱似林宗人何效焉釘鞋旣爛木屐又折殄瘁後已固所甘心貽羞内閣竊獨惶恐迮間而中出宰繼之赴燕聖臣休暇薄遊浿上不佞兄弟惠甫幼民輪回

供職不敢言勞而精力銷耗奈何奈何向者 賜批
玉堂 聖念及於吾儕旣感且悚不知攸措人倫常
稱云云一句每於中夜百讀千誦淚滛滛其滿襟恐
圖報之遲暮但恨不與吾兄把臂娓娓共討衷情
太廟景慕宮特 許駿奔俾周旋於樽俎之間 恩
榮所暨疲癃欲蘇近間成秘書獻賦 天門朱批煌
煌仍 命進箋叨謝除拜北青都護直閣南公爲設
飮餞與焉者直閣徐公藎山承宣不佞及惠甫俱拈
韻賦詩此盖 上命也閱覆徵匹之 盛意丕變文
風之 德音諄諄懇懇俾閣臣而宣之係寧宰之感

恩文扶餘宰之訟罪文俱 命製進亦係是日之
恩諭閣臣旣有關飭想已祗受矣大抵此事創始於
南直閣對策用古董書畫四字美慕中原嗜好小說
爲近日痼弊 責教截嚴南公與李玉堂相璜至有
問啓之 命已出於邸報兄應見之伊後沈金兩待
教次第問啓此則不出邸報嗚呼此挽回淳古振作
大雅之一機會也兄須十分詳審乃以悔過遷善感
恩知罪之意結撰一篇古文又或七言絕句十許首
文與詩間遺辭命意務極馴雅毋或浮靡字句之間
愼勿犯用俗所謂小說及明末清初一種鄙俚輕薄

口氣如何如何南李兩學士已撰闢邪斥異之文與
詩人 啓云耳兄其撰訖以報牒馳呈于閣中也吾
儕二十年前泛覽百家亦云富有畢竟歸趣即全經
全史而著書立言不出經濟實用間竊自付於漁仲
貴與之列發爲詞章亦以別裁僞體多師爲師相與
約誓盖自三百篇騷賦古逸漢魏六朝唐宋金元明
清羅麗 本朝以至安南日本琉球之詩上下三千
年縱横一萬里眼力所湊不遺錙銖自謂不敢多讓
於古人而間嘗隨其所好種種仿傚一試爲之放蕩
遊戲或者意欲別裁而未受其用轉盖多師而終歸

疵駁苦未抵于清脫自不覺其漸染歟弟則從仕以來鹿鹿爲吏幾焚筆硯者爲十有五年年暮而才退固不足爲役於文苑然乘休明之運值丕闡之會亦不敢苶然却步從當振發抖擻跂而及之庶不負
聖上牖導之盛意焉夫俗所謂小說者卽演義之流也以其誨淫誨盜壞倫敗化之具 王政之所可厲禁故吾輩嘗與痛惡而深斥之此不必爲累於吾兄而每恨吾兄爲人性癖突兀生長東方禮義之鄉而反慕中原千里不同之俗其所設心一何宏濶甚至滿洲鐵保玉保之輩看作兄弟西藏黃敎紅教之流

視如士友世俗所云唐癖唐學唐漢唐魁之目擧集
於兄身此是公案兄亦自知矣兄家之朴士姓也然
自古嗜唐曰球待諸曰充侍御曰仁範制科俱入仕
唐朝曰不花在胡元爲資政院使曰少陽元末棄眷
屬入中土不返曰士秀康熙朝爲確山知縣曰寶樹
今爲四譯官序班其亦異哉好笑好笑惠饋餠與脯
供于老親嗚謝嗚謝但紙軸不長用之易盡何不續
送提學吳公以吏判除夕前夜叅祈穀誓戒讀誓文
還第仍就寢至平朝寂然無謦咳侍者審之已奄然
長逝可謂仙解善人云亡不勝痛惜如公厚德何處

更見

止元丈重擧書

江中溪上追隨杖屨消揺多日眞一生最初韻事水肥風利歸舟無恙但入城之日被雨泥行也勿川溪山留在胸次未可忘何以則辦石田茅屋聊作薖軸之所耶鄭君及孺子皆無恙敷媮之色伊吾之音滿眼盈耳也

木州素有凋殘之名吏習想復因而不立能無亂絲之喩否古來治行第一多有傳經術而爲之者木民從此涵濡於仁惠之化局外旁觀亦不勝其喜也

前月移摛文院於都摠府 上幸院講近思錄四撿書爲給冊官眞千載曠擧漢之臨雍以後初有之事也伊日 特命六品遷轉不數日擧得陞品無功超拜隆天厚地將何圖報又 下祭官安徐凡公會不叅之 教尤不覺悚惕之至藁官胥隸擧有遺愛顧瞻棟宇究承謦欬匪比他司奚徒近家之便且宜也竊想輪奐之役只獻完美之賀

與元若虛 有鎭 書

春雨太淋灕或恐南畝宿麥壞爛不審是時兄侍履能得佳安弟齋居讀書淵永之韻自怡自怡

項奉手帖無回便末由修謝欝陶方甚不意玆者淸翰荐至謹審天寒歲暮起居安穩不勝慰昂仄聞近作龍門之遊秪自健羨神逞而已詢于蒭蕘詩經攸稱荀高明垂訪故事不暇自愧其不能對而反賀爲學之勤勵也敢不隨所知奉聞耶謹列于别紙

語錄出於何時　禪家說法而門徒記其師言謂之語錄宋世學者效之程朱俱有語錄自然有世俗茶飯話頭東人尤不知之退溪眉巖諸先正拈出難解者釋以方言後世不辨名物統名爲語錄愚甚非之

人之命名以五行相生始於何時而表德之義亦始於何代　凡人之命名以五行相生似起於唐宋之間未能的知原始表德起於上古如帝摯字靑陽禹字高密皐陶字庭堅之類是也

別號始於何時　別號之始如伯陽之爲老子王雎之爲鬼谷先生之類是也

歷代風尚各有所據否　周之禮秦之法漢之氣節晉之淸談唐之詩宋之學元之詞明之八股文淸之博雅可見歷代風尚之沿革也

風水之說始於何時而合窆之禮周公以上亦有

之否　風水之說兆於秦之樗里子而盛於郭璞
合窆之禮周公以上未之前聞
銀杏樹有一字名之可稱歟　銀杏樹別無一字
名以其實則爲銀杏以其材則爲文杏以其葉則
爲鴨脚
篾何音義　篾音滅埤倉析竹層也書顧命敷重
篾席註桃竹枝席也
箬何音義　箬音聶亦音念挽舟索亦名百丈南
史朱超石傳注百丈以巨竹四破之大如人臂用
麻索連貫爲牽舟具白居易詩苒弱竹篾箬即百

丈也大槊破竹絞索之名也

青陽已建而未接丰儀心焉鬱陶手翰之至閤內迓新吉祥誦賀千萬弟離親而增齒情緒不好奈何奈何記曰博學審問有此言而無其人久矣才者驕而不學愚者耻而不問均是匪人也茫茫大地舉目投足都是不可知之物也不可解之事也兄之通博不謂不足而不憚蒭蕘之詢弟雖不才敢不隨所知而奉副耶但恨家無藏書只以臆對漏萬掛一無足以恢拓該洽之見也

佛法漢明帝前有入中國之漸否 秦時沙門室

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漢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之入中國非始於明帝永平十年也

書法始於何代　雲笈七籤史皇始造書史皇即蒼頡也

蒼頡以後作字幾人　張懷瓘十體書斷古文蒼頡大篆及籀文史籀小篆李斯八分王次仲隸書程邈章草史游行書劉德昇飛白蔡邕草書張伯英此其大槩以外亦多造書者紛紛不可勝記

相人之法始於何時周內史叔服以前亦有相人

之術否 周史佚始相人見物原

七言之作栢梁臺以上或有之否 七言三百篇中多有之又如楚狂接輿歌鳳兮及甯戚扣角項羽垓下漢高大風皆七言之祖也

仙術道術昉於何代 道家即仙家也案道家言則仙起於黃帝

題跋始於何時而題與跋何義 跋之名唐前無有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此跋之始也迨宋歐曾諸公以後始有跋語題額也凡書于前者爲題跋足也凡書于後者爲跋也愚

意然也

交質之法始於何時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春秋以上亦有此事否　左傳隱二年周鄭交質質之昉也此以上未之的記

錢之始　國朝鑄錢始於何時而未鑄之時用何樣錢耶　鄭漁仲古今姝文圖引黃帝貨帝嚳貨之字樣錢之起遠矣不獨始於平準書所引虞夏之幣食貨志所引太公九府圜法爲始也新羅高麗以來錢文有海東通寶海東重寶三韓通寶朝鮮通寶等名其某時用某錢書籍不備未之考也

本朝則　世宗命蔣英實鑄錢用於一時而旋不行只用楮幣　肅廟庚申始復鑄至今不廢耳

子貢之工畫出於何書　子貢所畫夫子像在於闕里見孔尚任出山記

緯書誰著或曰孔子所作信否　讖緯起於漢時聖人書旣名爲經則迂怪之輩著緯托名孔子如援神契運斗樞之言皆荒誕不足道東漢夏賀良之屬多所僞撰盖皆左道也

郎當的指何樣　古有舞袖太郎當之語似是齷齪之意

箭羽間刻名起於何時　箭羽間刻名昉於唐唐書王忠嗣傳忠嗣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還弦卞鏃皆案名第罪五代史梁陸思鐸亦鏤其姓名於箭笴高麗時金敦中矢落王輿前遂成大獄枉殺數人若書名於箭上則敦中雖欲免必不可得據此高麗時似不刻名

一字師出何時　唐鄭谷梅詩曰前邨深雪裏昨夜數枝開僧齊已見之曰數字改以一字甚好仍稱爲一字師

雉字之矢傍從何義雉步如矢直會意耶　寇宗奭曰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故字從矢足下曰雉步如矢亦發前人之所未知雉性耿介故飛與步皆直而不回也

俗稱馬櫝木原號何字　馬櫝木只知爲鞭與杖而不知爲何物恨不與足下齎本草綱目羣芳譜和漢三才圖會等書逢田父野叟驗其俗名仍爲圖經也世儒聞不佞言未不齒冷然此事猶可與足下言耳

書曰鳥獸孳尾馬牛其風如蟲蛇之交感當用何

字耶 蟲蛇之交接別無指的之字而詩趯趯阜螽趯趯爲阜螽之交此毛箋也如蛇之交則未之聞也只稱交可也中國方言驢猪之交曰跳猪狗之交曰走襲狗之交亦曰連猪之交亦曰拱地刨地猫與虎之交曰走仰牛之交曰走亦曰打欄跳欄皆有妙意并及之

凡書籍裝潢之始刋書之始鈔書之始出於何代何時 潢以槳染紙也賈思勰齊民要術有裝潢法賈後魏人也後魏以前未知也刋書始於齊僧寶月鈔書始於蘇秦張儀見拾遺記

衮衣之衮字何義　衮卷也孔穎達曰龍首卷然

行李之李字何義通用耶　通雅曰行李行使也卽裝任也左傳昭十三年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僖三十年燭之武曰行李之往來註行李使人也李東陽資暇錄曰李爲古使字改行李爲行使云云

故人之稱出於何時而足下之稱亦何義耶　漢書留侯謂高帝云今所封皆蕭曹故人故人二字似始於此耳足下　猶陛下殿下之義不敢斥指尊者之意也

我國官階始於何代 官職之有階自新羅時有之耳高麗初官階不分文武曰大舒發韓曰舒發韓曰伊粲曰蘇判之類也

布絞帶之廣齊衰以下不過四寸許各有從服之精粗今人多圍全幅帶是別有他禮耶 布帶用全幅不作弴子是東方鄙俗

年新而不見舊友其悵如何即拜兄手帖以審兄癬疥之患尚未快祛此弟前所經歷者爲之貢慮萬萬弟侍狀粗安而外閣編書尚不了當又登摛文院校閱五千卷書不知幾月了當心目俱疲奈何佳哉俯

問也經曰好問則裕傳曰博學而審問之眞若虛之謂也今方赴院末由詳答耳

羅兀是我國之制耶　羅兀本名帷帽亦曰羃䍦自唐宋有之

拜惠狀寒感孔酷兄有癬疥之患爲之貢慮趍時薰以人言無使蔓滋也薰時亦須謹愼不至中毒也弟編校　列聖誌狀曰登芸閣鹿鹿無暇奈何俯詢諸條謹列于別紙耳今世問之者誰也日就鹵莽者政坐耻問而自聖哀哉燈南呵筆不宜

腏字音義　腏音輟說文挑取骨間肉廣韻頭骨間

髓亦音彗義同集韻又音綴株衛切祭酹也案本作餟亦作醊

## 與趙布衣 衍龜 書

文章義理不可偏廢之訓齋心頂禮敬佩德音但大君子加鄙人以文章之目似是謬獎恐非真破文章豈易爲哉鄙人有一條不可拔之懶筋汩沒於科試俗學虛弄光景已屬罪過奚暇肆力文章自古名人碩士自稱不朽者其所自立自待皆從積力中來如鄙人董麋鹿直切之性不可及也近歲以來氣血既壯知慧稍開頗欲掃去腐儒求名之習回光反照常

常獨坐一室尋繹論語小學一語驗吾一行一句較吾一念敦朴眞素以此爲息黥補劓法而自然爲米鹽零碎兒啼女哭所波盪不住明滅不接定坐自行自止一生不受嚴師棒喝賢友針砭而然也尤自嘆大君子不得同閈晨夕以承高誨也且以爲元 明間穿穴訓詁鎖刻性理擭臂爭競之假儒實不如漢之三老雖不讀書談道天質醇謹儀表一鄉足鎭浮俗假使鄙人學問長進爲世名儒每欲長帶三老氣味也爲假儒則鄙人竊耻之大君子以爲如何

盛撰三種書可見用心之苦而爲學之正宗迷塗之

指南而昏夜之啓明也後學之嘉惠何幸如之然而
道統錄中聖賢圖像髭髮顴頰年代旣遠恐不是眞
的且朱子六贊外宅人之所作未免煩冗圖與贊刪
之可也 皇明時以位板代聖賢塑像亦好意也座
下以爲如何心學圖源流條例井井亦爲不刋之典
而附錄神明舍圖天君傳神明舍記等諸作縱可見
先賢爲學無所不用其極之一端而不甚近於戲嬉
乎本意未必如是而以愚意觀之雖不編入未爲不
可若天君靈臺丹田主人翁者單擧而言則可也至
於傳會而爲文字則何異科擧之文哉此非殺論先

輩愚見適如是也學庸圖說蒐輯甚博辨析亦精座下所自作圖與說四三伏讀益發善哉之歎至於手摸以置耳

上金直齋 鍾厚 書

下詢三代追贈故實更攷唐文粹 姚鉉編 目錄無三代制歐陽公集亦無之自王臨川曾南豐諸集始有之意者三代追贈始於宋時耶但歐公瀧岡阡表末記其三代追封甚詳而自家所作內外制最富終無一篇可訝子瞻所撰載於本集元明善所撰載於元文類 蘇天爵編 後考文類亦有姚燧撰高麗國王 忠宣王 封曾

祖父母祖母（祖父不與）父母制二代追贈之制甚多大抵

詳考新舊唐書（舊唐書劉煦新唐書宋祁）及宋史（阿魯圖等）然後可知

耳緣起二字南朝梁任昉著文章緣起盖記詩賦表

箋百文之所始緣起猶原始之意詳記其所起之緣

也頃者猥荷不鄙之惠仰答下詢妄改盛撰王蒙領

可既悚且感不意茲者又被引譬古人一字之師驚

恧感感不知措躬紀年兒覽二冊有人願謄寫持去

今始索還謹襆上爾

垂詢紀年書漢則東蜀晉又分東因其中興之地各

立名號不害於正統至若六朝五代詎敢曰正統較

諸北朝本是夷狄南唐諸國各竊名號者猶可謂此善於彼故不得低一字書之若正統然而其書殂不書崩之類可見其筆法序中靉靆二字案字書本雲盛貌亦曰靉靆卽僾俙（李登聲類僾音倚僾俙彷彿也）又洞天清錄（宋趙希鵠著）曰靉靆（張自烈曰靉譌作靆）老人不辨細書以此掩目則明又元人小說靉靆出西域（方輿勝略滿剌加國出靉靆）又方洲雜志（明張寧著嘗以詔使來本國）曰嘗於指揮胡襱寓所見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絕似雲母以金相輪郭而行之爲柄紐合則爲一歧則爲二老人張于兩目字明大加倍又於孫景章所再見景章云以良馬易得於

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爲僾逮案此靉靆之譌考此諸說則借雲之僾俙爲眼鏡之名而自宋元已有之但不盛行故 明宣宗時易以良馬今則人人用之矣垂詢五雜組蕭何工篆案漢許愼說文序云秦書有八體六日署書注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又晉羊欣筆陣圖云蕭何深善筆理嘗與張子房陳隱等論用筆之道何爲前殿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便用禿筆金壺記云何業篆籀時人謂之蕭籀又漢書藝文志曰何草律著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

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擧劾歷撿諸說則何爲漢初書家之領袖且立法試人以書學爲初仕之路眞不害爲經世儒者作事不苟不可以刀筆掩其所長但其手蹟不見故後世不知耳如諸葛武侯父子謝安司馬溫公王介甫朱文公皆工丹青而掩於功業文學人不自知大抵世間如此事者不知幾何猥承盛問畢陳所聞見自不覺其蕃蕪亦犯古人玩物之戒還增惶感

前月獲叨剏設之官爰補菽水之供其爲榮悅至矣近日應　製奎章閣八景詩入侍　幄殿居魁　御

賜明義錄又 命製登瀛洲二十韻排律亦復居魁
命賜白綿紙五卷顧以螻蟻賤臣 寵渥踰分惶感
之極不知攸措第當兢兢翼翼小心無他而不識門
下有加勉之規誨耶恭俟而已近日職業則編校
御定奎章韻瑞漸就頭緒頗費心力耳俯詢箕聖東
來之事愚見斷然以避地而來因以封之爲不易之
論而井田舊蹟終涉疑案以其不少槩見於中國書
籍故也李茂李孟智事問諸蓮衙李子或知或不知
已上諸般開列他紙以呈耳中國書籍之稍稀貴者
除非文士入燕親購則元無可得之理通雅之不來

勢固然也必溪宗人近又相逢能得無戀云西池菡萏想又發尋恨不追隨杖屨以燕以遨於澹影寒馨之間也

上金嘐嘐齋 用謙 書

飄簪錄林寅觀等事讀之三日悲憤不能堪世間儘多如許故事而後生少年未之得聞縱聞之不作痛癢想奈何

與李大器 畹中 書

翠樹可蔭芳草堪藉直齋先生杖屨所之復初大器周旋左右迭送韻話首夏之會殊覺爾雅梅雨惱人

足下起居清凉僕癯人也每見道貌清澈不任同病之憐上樑文及冬字詩今始淨寫筆遲蕪穢不入適用然安用詞爲求其意想所寄可也

前書過奬賤品聊慰微懷自顧驚恧不知所謝世間寧有使親飢餓徒讀古書無補菽水之孝子乎傳曰惰其四體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眞不佞之謂也古者以養志養體判爲二道然爲人子者徒工於下氣愉色扶持抑搔使其父母朝夕不食領顑面黃猶且自慰曰我能養志安事養體云爾則豈可謂之人子乎曾子之養志亦兼酒食而行之思之至此吾獨

奈何生民之業不出於士農工商然至于後世士有二目焉科也宦也夫科數也宦時也農曰力工曰藝商則財也仰事俯育無不從此吾兄試以此五者較計不佞疎迂愚拙百無一能平生寧有半分之近似者乎每一念此如墮煙霧罔知所向吾兄不暇責之罪之而乃反曰不失雅望孝孰大焉此何言也竊不取焉如吾老兄早抱風樹之痛獨操氷玉之節依歸門墻得聞大道雖飢寒困悴一朝溘然亦無所恨如不佞者假使不失雅望獨使親飢則惟屬匪人况卤莽椎鈍終身無聞尤短才力素乏之閭里之譽兼之不

能辨一日之養者乎或恐老兄言出匪情故如是讕言恕亮恕亮菴記有事有病尚不把筆奈何

與徐農丈 有年 書

自田間歸月已三改農丈猶栖遲小石山房翹首東雲曷日不思尺書意中至窮山讀誦書味雋永可賀可賀竊觀聰慧者未必勤劬勤劬者不盡聰慧自古名世而別開門戶者莫不兼備當今之世惟農丈其人也不佞安得不愛之重之推爲後進之領袖哉尚書問目數十條纚纚滔滔窮究明析足發蔀蒙叨此質問不無感應掇拾舊聞逐目以記未知高明之見

以爲如何璉瑚詩卷亦爲評批詩雖小技非極博不足以成家亦須努力至祝至祝嗟乎世之人擧不知科擧外有好事故父兄師友以是勸勉其不至喪心失身者幾希矣學古所以長知見讀書所以扶倫綱茲豈非好事耶雖未免從國制習科業而須卓然自立快脫今世科儒輕浮腐陳之陋習然後能保本然之天眞不然則皆雜流也農丈心靜而體端應不以此言爲迃也不佞今秋得租十碩朝飧夕饘安過寒冬較諸春夏飢餓不羨富貴者大抵隨分經過不着妄想吾輩安身法也但悠悠泛泛犬馬之齒漸長而

不能專意讀書操心飭躬猶未免爲鄉人是大閔也農丈年富力强須以不佞爲戒進進不已則如何不到古人之地位也天寒筆頭氷結不勝其呵燈下波吒艱辛胡草

尚書正義云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或云商書之商變爲尚古者或有此說歟 正義所云尚與上同甚的確嘗記精騎錄曰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案正義尚是伏生所加若如此說則秦人不必諱其音商書商變爲尚末之考焉書是虞夏商

周四代之文則恐未必專指商代爲書統名
堯典曰放勳傳云放至也勳功也後世或云堯之
別名未知然否　正義勳功也堯放上世之功化
案放卽放效之放此說勝於蔡傳馬融皇甫謐司
馬遷趙岐王逸以爲堯名放勳亦有以放勳爲堯
之字或以爲堯之號諸說紛紜不知誰從然大戴
禮五帝德篇帝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帝舜瞽瞍
之子也曰重華禹鯀之子也曰文命毛奇齡嘗引
此說斷以爲名而堯舜禹爲當時通稱之號顧亭
林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

臨文不諱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曰皇祖胤征曰先王不敢名其君也愚以爲顧說最好君上呼臣下不必呼其通稱之號也且放勳重華文命云者上古命名似不如是華美此是拈出二字爲聖人平生德業之大綱後人皆惑於曰放勳曰重華曰文命之曰字斷爲名稱也活看三曰字則恐非名稱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傳曰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在嵎夷東表之地然則自國都至嵎夷不知

幾萬里則羲仲躬往其所測候出日勢所末由未知如何但指日出所而云歟　禹貢錐指(書名)引漢書以嵎夷爲朝鮮地若如此說則嵎夷卽慶尚道寧海或江原道江陵等地距堯都不過六七千里何遠之有王肅以爲居京師而統之有時述職盖有測候之官府於嵎夷而有時親往測候而來耳

瞽瞍果是無目之人歟　孔傳曰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史記曰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兩說不同愚以爲古人質朴不避隱疾爲名瞽瞍卽二字名不

必分名及守而眞爲無目之人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后瑞猶今之符歟既
曰日覲四岳羣牧又曰班瑞于羣后羣后者乃諸
侯羣牧之摠稱歟但諸侯之謂歟　瑞符信也即
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說文瑞以玉
爲信也从玉耑徐鍇曰耑諦也會意羣后單指五
等諸侯
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
朔巡守四岳之相去里數幾許一年之內似難徧
四方而小註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

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又曰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小註問答未知如何 以舜都蒲阪爲計則五岳相距不甚相遠郭璞云霍山在廬江案一說以霍山爲南岳此說甚好若以衡山爲南岳則太遠不可巡狩霍山在江北以此充五岳之數則一年之內足以一徧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同律度量衡可也至於

協時月正日天子既頒曆則豈有節候之差此時或無頒曆之法歟　孔傳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驗諸國使齊一也案此說則古亦有頒曆之政而恊之義可知矣

修五禮吉是俎豆之事凶是初終之事軍是兵戎之事賓是賓主之事嘉是冠婚之事歟賔似是冠

禮之賓吉字似與嘉字同意如何　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此是五禮之正解祭祀婚姻俱非凶禮故吉嘉之義相似也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註曰鞭木末垂革扑夏楚二物鞭是鞭背之刑歟楚似撻而夏字義何謂　鞭似是鞭背夏即榎之省文榎與檟同山楸也楚荆也治諸風濕痺先王以此撻人亦寓仁愛之意

與南元平公轍書

寄示權忠毅公應洙傳叙事延迤有風濤萬里之勢世之操觚學古文詞者皆飣餖襞積何嘗有此等片句半辭峻潔風致耶

今讀贈吳士執赴成都序道術之分裂文章之浮夸久矣專由於友誼之不醇今此二篇道術文章交相濟也又見友道種種刺骨可補世教非直文詞之粹美而已

與柳連玉璉書

前所商議通叶兩項何不回教耶頭白有日汗靑無期無或近之通叶之分甚難韻會小補分立古讀即通

韻古叶而細究之則不能截然有別大抵所謂通韻即東冬歌麻等聲相近（如ㄱ从ㄱㄴ从ㄴ之類）者古來相通而小補魚韻即通輯字（偶舉此一條其他不可勝記不惟小補如此諸韻書若字彙字典正字通日月燈古今韻略等莫不如此）則聲之不相近也如此所謂叶韻即聲之大不相近而古者可叶然虞韻即叶留字（偶舉小補一條他不可勝記）則太相近也如此小補旣是古人成書則不得已從此叶音編之可也（如不從小補必以韻略或字典日月燈編之可也）盖叶韻之說顧亭林大不以爲鐵論（不惟亭林陳季立亦打破叶韻）今考亭林唐韻正則無論曰通曰叶直曰古音而已其苦心血誠直返瑰三代之古音而駁正沈

隱侯之四聲吳才老之叶韻故唐韻正一書似叶非叶似通非通一曰古音二曰古音今編叶音以小補爲主又引唐韻正補之則大是乖剌終年求之而不可合此必不得之事也故必如弟前言或從小補之叶爲金科玉條如不從小補則斷以韻畧爲正今夏入燕祝芷塘之說如此而又撿唐韻正補小補韻之注之不遠者某華音則一從四聲通解之訓民正音即諺文也逐字照撿則雖不盡善毋寧逾於偏邦之人任意臆定中華之正音也兄若以弟言爲可用則敢不發凡起例耶此豈小事可以行一國亦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十分詳審可也誤

了俗儒非徒不忍若有具眼者明目張膽而罪之駁之豈不可畏今弟此論雖不盡善亦足寡過兄其愼之十分商量更定凡例如合弟心則可以從命而若使小補及唐韻正（唐韻正只曰古音不分通與叶故也若以韻正補小補則不徒不成亦足經年閱歲）相混則弟不敢從教奈何奈何無論小補韻略字典從其一可也兄其早決使弟起手可也若以華音（即用諺音）定叶音則非不佞弟則不可也兄其或面定或一一詳答此書期於早定如何如何如何此書與徐上舍同爲商確至妙

上沈直學（念祖）書

脫脫撰宋史立外夷傳而稱外國者𥘉護夷狄而別
其名也今議編次遼金二虜傳附于大宋外夷西夏
之列胡元以後至今世五百年來所未有之盛舉也
然二虜有知當有不服者存何也彼蒙古偃然獨漏
於三虜之列盖蒙古者元之舊號也自其太祖鐵木
眞始建號於宋寧宗之世傳太宗窩濶台定宗貴由
憲宗蒙哥世濟毒憯滔於三虜吞宋乃已當更採四
主及世祖忽必烈滅宋以前二十年事編爲列傳以
附遼夏金之後則名分始定綱常始叙可以有辭於
天下萬世始可讀春秋綱目始可謁孔子文公如今

不可復見 高皇帝廓清漠北再闢乾坤之神威駿烈則不得不垂空言於簡策以洩至憤以案磈磊而已且復展拓他日永曆墜統以前書法之餘地三寸彔翰可以一掃東夷北虜滔天之腥穢匪細故也今讀遼金二史陡然始覺復立蒙古列傳之義例幸望先議於總裁徐公然後 稟定以完史事不佞謹當奮筆而仰助發凡起例之萬一不勝幸甚

## 與成士執大中書

超超南北各自鎖直紅樹黃華邈如河山少弟襆被奔走於摛院藻官之間鹿鹿不足奉聞廣寧李公志

爲之一讀事因文奇不禁匪風之思史筌文苑傳當
依教抽獻竊覸左右之於此事不翅酷癖濃情今世
還見古人不覺感歎
弟昨日與永叔在先出往蕩春臺擣砧武藝圖譜絲
管轟嘲杯盤交錯盡日瞢騰而歸耳廿四泛舟匪不
欲樂赴而未獻冊之前豈敢擅離恐不諧矣
某公風流弘長秪聞於古適見於今不可孤也然吾
曹一觴一咏俱有秤量稍踰分數恐招豐干饒古愈
益括囊曾所交勉者也飯已當歷入
盛什愈出愈奇如華嚴樓臺彈指即現一何敏妙昨

日柳村二寮果來書局日本人詩略加抄選
昨日御賜白魚黃柑賤臣歸供老父俱宜病脾渾
室感祝不知攸措杜高齋常恨白魚不受釣黃柑猶
自靑弟則一朝自天而隕者銀條盈苞金顆滿袖
何嘗有高齋之恨玆分五白雙黃
奎章全韻隨校隨生令人頭須欲皓柰何藝苑難事
莫如校讎以其易淹滯而善遺漏也今此半日所校
若是敏且精不勝欽仰付籤處或有當改異不改耳
此書爲例不敢减却通攷中原增一字只取聲彙所
增千四百餘字减數十字所以九人挍勘者注脚與

通考中字或落也非聲槖之謂也

與柳惠甫得恭書

自我南爲無夜無夢與兄輩聯武行禮聚首校書或舍杯雅謔絮絮未了曉角一聲殘月窺窻悄然臥在寒竹堂中呻吟咏嘆奈如之何赴任差晚驛務以之叢沓吏悍卒狡百瘼蝟興匪弟綿力所可牽補實有無窮之慮水帶鐵腥脾家崩敗一日所食不過二合奈何

日前朴徐二寮書來知兄入沁都仄想徐寮艶美朴寮惹妬以余不美不妬之眼目觀之兄本柔輭亦應

不安兄之此番榮光自何而得卽我之功也我適在此故兄能闖然而入速備壼酒爲我謝可也陪兩令公初謁 奎閣途中海上想多韻事弟於此段妬則不可美或有之其能領略風煙平安歸來否弟日督貧民家家幾築避債之臺心甚不寧亦復奈何適有大丘煙杯一具仰餽煙一斤亦去須以此杯吸此煙滿滿

此等事有誰講摩耶兄獨留意迺所以爲我同志也

按老土蕃胡李滿住遺種也滿住旣誅移居白頭山西嘗耕種我地邊將遣人禁斷胡害之李守一李适

等分道入攻焚其廬舍　宣廟四十年忽剌溫謀屠慶興蕃胡蕃胡請救於老土老土率鐵騎五千搶刦搬移穿過鍾城忽胡遣萬餘兵遇於烏碣洞老土縱擊大破之從慶源東城外回軍忽胡自此不振老土即奴兒哈赤此即滿洲熾盛之始而江外侵掠之患亦隨而息矣

與沈穉教象奎書

自我一別草樹濃綠百鳥變鳴邇來著得何文讀得何書竊想富有日新頓長一格不佞之期望足下固自不淺故每每相勉足下冲年亦善聽受何樂如之

必須先經後史泛覽他書分别內外主客則根基鞏固不外馳矣

與李汝剛應冉書

前日惠甫席上相逢何異雲中見月天寒歲暮懷人轉深仄聞令胤昏期在邇而未由厠跡於獻賀之堂不勝翹想憶昔兄以妙年讀書于塔北之茅齋弟之稚子方五六齡今則稚子爲丈夫而有女有子兄將迓佳婦婦之翁卽弟之少友農丈也老夫之鬢髮飄騷齒牙搖落儻來之事尚何言哉

與宗姪判書公敬懋書代家大人作

日月迅邁廉谷大祥今曉奄過悲愴之懷尤加人數等者以其終無一箇孤兒堪托宗祀也廉谷甥姪諸金君爲叅祥事來會慨歎立後之尚今延拖因以爲前日歷拜驪衙詳問此事則令公有曰徒緣某叔伈伈泄泄拖過三年云兩家有若互相推諉者然此何故也立後豈是翫愒之事乎聞來且悲且愧誰咎誰尤然而彼固外人不能深察人家之事情斷以推諉據理正責曷足怪焉而令公以爲云云者不無慼焉噫單子之族寒薄之門年卲位隆敦厚和睦蔭庇我宗黨憑恃以爲蓍龜者惟令公是已况爲曾考之嗣

孫而同堂之至親乎自遭廉谷喪變以後送終諸具既藉令公之辦助則繼絶大事尤不可不克遵令公之指敎故送子遣孫悲訴者累矣而每言門族旣孤不可揀選之容易事理顧重不宜决定之忙遽也且夫初喪之日旣不得按禮而立孤則當於終朞之後亦可以從俗而求嗣荏苒時日挨至于今事之顚末不過如此此令公之所知也某之所知也抑亦宗族之所共知也其間父子祖孫語到此事相對涕泣薰心摧腸仰惟令公庶或默想而亦豈人人所可知也槩非令公居門長之尊而愗然爲之稽緩也亦非某

以堂内之親而頑然欲其遲延也凡係宗家事無大小不敢擅爲况繼絶存亡至愼至重尤豈敢一毫放肆任自專輒也哉非不欲屈首低眉乞哀於有子之家而不徒人微言輕聽若浼浼或恐反以爲不待門長之指擅行至難之事目之以僭越勢所必至自顧身世情亦慽矣某雖云老悖粗識此義故前旣仰議于令公今又申懇于令公者事理當然夫孰曰不可嗚呼若計廉谷現在產業薄田歲收七八石殘書數篋帙落而卷亡鼎鐺盤盂太半破缺古屋七間朝暮且傾窻扇廳版爲盜負去洞口老檜園中古松皆是

百年來先父兄之所攀撫而遊憇者今盡爲人剪伐蕭然若經兵燹門衰家亡者終古何限而傷心慘目未聞若是之甚從今以往縱曰立祠屋不足以容妻兒穀不足以經春夏八位忌辰一年俗節酒飯羹脯于何具辦每一念此諒非細事不料某在世目見宗家之顚覆亦無所以援救蒼天蒼天此何人斯年迫崦嵫稍可慰心者祖考妣考妣以下八位祠版咸萃一祠宛若平昔團圞怡愉朝夕瞻依若逢祭祀一飯一菜稱家有無手自爇香扶疾將事旋又竊自悲其一時展誠亦非永久事爾伏願令公亟擇宗人中勤

謹完固誠實和厚者俾保零星遺業罔或失墜有子有孫使先人香火世世不絶焉則不惟仁人之用心固當若是抑亦某之銘感當如何哉每飯祈祝令公壽考康寧萬萬子孫曷其有涯萬有一苟非其人又不得保其遺業則是使長墜之緖竟至覆亡寧不可畏伏惟審愼其雖不敢擔當重事而人之賢否則亦當從而權衡之也胸中積抱病不能把筆使兒輩略搆以達猶涉荒率慚惶慚惶

與洪太和 元燮 書

不佞近間爲周顥沈約之學开青無期甚令人頭白

而靑城有服風味爲之蕭索閏四月正是人生難遇之會然其於無酒何應製二編尚留內閣索來可奉借柳詩亦不在此耳向者桃花時節只與泠齋韓飲三二番而貞蕤巧湊不一會

雅亭遺稿卷之七

雅亭遺稿卷之八

## 附錄

### 先考府君遺事

先君始生之夕王考夢老人告曰必生異子可以鍾大二字爲小字

三歲時有隣娼遺一文錢卽投于地曰穢穢誤落于鞋以巾拭其鞋

幼時家人嘗失所在向夕於廳壁後積草間得之盖耽觀塗壁之古書不知日之暮其嗜學卽天性也

年甫六七歲先輩命作詩以井爲題應口對曰信厚

人鑿井先輩大奇之期以久遠
性至孝丁先妣憂未嘗暫解絰帶晨夕哀號隣人爲
之掩耳
先君仲父早卒與仲母同宮而居事之如慈母及喪
悲慟過禮棺槨衣衾之備周旋假貸家無僮僕親自
適市沽綿與布斂葬如禮時天大寒手面皆凍皴
王考年益衰而家益貧養具甚薄先君竊自傷飲食
若遇適口未及進不忍食每値王考生朝輒具饌延
賓客極驩而罷未嘗一歲或闕賓客亦識其日不速
而自來

平生不較計產業氷蘗之操不以飢寒易其性坐卧起居有恒處不失尺寸常危坐不解役使罕命婢僕謦欬不出戶外家人時或疑其出書帙刀硯亦使整整位置不紊

羣居終日莊而不矜和而不狎有時詼諧曲盡人情每對會心人談笑淋漓然莊重之氣穆然見於外人不敢以褻語加之若見人不是處責勵甚嚴其人改之則不畜其過

與人交長八九歲必拜齒雖平等不先許以平交久而益敬友人若邀之則每應之曰當觀勢往焉蓋恐

有事或不能踐約故也有具飯請者則不赴具酒則赴之若被人速作夜話見烽即還未嘗離家而宿自幼未嘗受學於人王考先教十九史略自太古考其注釋鈔其緊要語問其疑難未及領會必坐靜處深思抽繹得其歸趣始怡然而笑否則上下反覆以至忘食或未課學則挽長者衣泣而隨之王考若出門而文義有未曉處必挾冊肩負於人就隣里長老問之未盡史略一篇文理已通暢如宿講其讀書也畫日晷于屋壁爲五時時至則雖與羣兒遊嬉盡棄戲具不待長者之警而一時讀十遍一日爲五十遍

日以爲課

得一書必且看且鈔未嘗一刻釋卷看書殆踰數萬卷鈔書亦幾數百卷雖行路時必以書卷貯袖中至齎紙硯筆墨而隨之店裏舟中亦未嘗掩卷若得奇語異聞輒記之精於草木鳥獸蟲魚之學逢田父野老問其方名考諸本草以諺翻釋之

尹丹城可基嘗言公年二十時家在長興坊嘗夜晤隣舍而歸有一女子設公寢具藉枕而眠公惡之責令出盖閭巷美女適避寓公家廊底者也尹丈聞于其隣每服先君之遠色曰當女色之近前輒思此友

此時事亦不敢妄近不正之色朋友之助可以得力
如此云

先君族姪光錫號心溪少從先君遊負奇氣忽欲投
筆先君貽書止之勸以性理之學遂大悟師事直齋
金先生鍾厚學業醇篤嘗爲文謝其止武爲學歸功
於先君先君不自居亦以書謝之

嘗與洪湛軒大容有雅契及湛軒出宰湖南愍其貧
邀之甚懇先君辭曰與其寄食公門何如高卧吾廬
終不赴

柳加平得恭嘗言余於中秋日向晡過青莊方朗朗

讀書見余而喜談討移時問諸其門徒則不炊已兩
日矣噫古之高士無以過也
自少閉門讀書人不得識其面而每春日和暢輒與
會心友朋登高望遠飲酒賦詩南崖北麓殆無虛日
嘗曰一歲中好光景不過暮春十許日此時不可虛
度也其胸襟之活潑氣像之豪邁此可見焉
嘗善飲酒及從宦節飲曰飲易過過必誤事嗜甘啖
蜜至一升最惡吸煙不食河豚嘗戒嗜河豚者曰胡
爲養口腹而忘性命
梳必以夜曰朝晝多務洗足必於屛處曰人或有使

婢洗足忍以吾垢汚人手何其寡恕之甚也
澹於進取不喜作功令文曰科是與人爭競大壞本
性不如閉戶靜坐繙閱古人書博我見識及被選撿
書乃曰　至尊錫我好爵且　親考應製特蒙　奬
許何異登科仍不復入場屋
自奉甚約在官居處服用無異在家家貧而未嘗以
飢寒二字出諸口家人亦不之聞一毫不求於人平
生借人驢馬可歷歷數雖雜用不與人交易曰其獘
也爭余少也以鈍火刀易人好火刀至今悔之晚年
愈減節嗜好向午不具食不言晚至夜不設燭不言

暗不解囊纓不閱篋盖者或至數年

家無書籍每借於人雖秘藏先君若請借必借之曰某真箇好書書而不閱某眼安用書爲如儲奇書不待請借先自齋送先君嘗曰凡借人書冊未嘗轉借未嘗壞汚未嘗違期人亦未嘗慳借

書中見忠臣烈士事蹟必激仰欽歎慷慨流涕嘗與人書我　明民也多結交隆暦啓禎間名臣處士似勝於現在世眼前婞婀背後睢盱嗟夫嗟夫

嘗隨使价入燕都觀山川風物多與閩人才子談論唱酬浙人潘庭筠號秋庫時爲庶吉士爲寫青莊館

三字以贈之公刻而揭于室

壽至五十三一髭不白顏貌韶雅其入中州潘秋庫見先君眼彩爗然大異之目以異人眉目自少看書鈔書不輟晝夜未嘗以眼病廢書

見人眉睫間已辨其品又善覘得人情嘗曰吾苟當有事時覘敵國機謀庶幾不下於人

不御博奕樗蒲等雜戲每戒子弟雜戲非君子事若等如不好讀寧晝寢毋使此等技戲壞心術妨工業也嘗往友人家若設戲具必數語而起人亦掩其戲恐公之或見

絶禁僧尼巫覡不使入門亦不信卜筮堪輿等語平生未嘗對術人論相談命

嘗著士小節三篇以自檢又教子弟及婦女先君之實行盡在此書

先君於先輩最服醉雪柳公逅玄川元公重擧二公亦絕重先君柳公晩居三湖先君不憚徒步而往輒竟日而歸元公嘗爲其子定婚于先君之季妹語尹丹城曰使吾兒之婦彷彿於某十之一則吾亦無少恨焉

嘗與尹丹城柳加平村扶餘齊家集徐奉事常修舍

吾宗心溪及邊進士日休亦至論尊德性道問學二條心溪以道問學爲先邊丈以尊德性爲先爭之不已座或有右心溪者或有右邊丈者旁引曲解反覆辨證先君笑曰公等試洞言之余當悉記之遂引長軸記諸公之爭辨耳聽其言手抄爲文至於雞鳴筆不暫停連章累牘儼成性理大文字先君與人遊不但詩酒逍遙而已

先君嘗曰余氣質羸弱如婦孺嘗勉愼起居節飲食以是得無宿痾云每以涵養精神理會氣像八字書諸座右

或問何者爲士之本分曰大略入孝出恭晝耕夜讀而已又問省事以何爲先曰懲忿窒慾節食愼言四者可省千百紛紜擾亂之事

嘗詔不肖曰凡人之日用行事必十分無疑萬全不敗而後乃行雖不甚異於人亦不苟同於俗且交遊亦不可不愼人之心術隱微雖難測聽其言語觀其容止其臧否可得七八汝於羣居肄業之時苟非其人不如索居

不肖嘗觀西遊記三國演義先君見輒大責曰此等雜書亂正史壞人心吾爲汝嚴父兼以良師豈可使

吾子弟駸駸然外馳哉不肖旣承此訓不敢復近演史稗記

人或請見先君所著詩文不肯與之曰余之私稿非珍且貴也一示人三日作愧錮諸巾篋自有可出之日

人有詩文輒就質焉請加批評先君應之如流得其評點者多葆藏焉

或問歷代詩何者最好曰蜂之釀蜜不擇花蜂若擇花蜜必不成爲詩亦猶是也爲詩者當汎濫於諸家有所裁度則吾詩各具歷代體格今之人曰唐曰宋

曰元曰 明各有所尚非言詩之鐵論也
家素貧無紙自少習字于廳板五六片版爲之朽又
斲而書之版薄如紙大字如篆籀與顏魯公家廟碑
相近細字如蠅頭四隅必井井工於六書雖百忙不
作俗字僞字嘗語人曰余之字畫雖不能悅人眼自
以爲好六書如徒尚體勢不知字義之如何雖極媚
嫵其於不好古何柳佐郎焕德精於書法嘗曰朴次
修筆法之妙固不可及而靑莊畫法之近古實不下
於次修云
好畵山水松菊尤善於蜘蛛黃雀然不甚從事人亦

罕知用李凌壺麟祥粉紙法以米粉水蘸紙搗之色甚鮮潔剪紙爲蘭竹形加粉紙上用墨或雜采彈于紙面閃閃斑斑黯澹如畫名曰彈毫箋又好鑄蠟爲梅花以紙爲跗以毛爲蘂嘗作輪回梅十箋

嘗讀書夜寒不能寐以論語一部積置當風處漢書鱗次覆于衾友人嘲之曰孰謂炯菴貧魯論屏漢書衾可抵錦帳翠被

嘗於器用多有巽思王考年近八耋不便坐卧行步先君命工刱造椅子其制設機開合以便屈伸又造兩輪小車前卑後高上設椅下設小函可藏書冊衾

帳一人從後推之日行百餘里形如犂名曰犂車轅以曲木如乜形者曰乜轅又有卄輪迎軸之名大抵車高則易於傾覆卑則人必曲躬推之不便用力故用乜形之轅使之前卑後高免於傾仄利於推轉以便老人其他器用有通刀燭豆之屬皆先君刱製者也

世人只稱先君之文藝然先輩之交契最深者每嘆以爲篤行先之節操次之學識次之文藝乃其末也蓋亦定論也

嘗著書工於考據辨證嘗於昆蟲草木名物度數經

濟方略金石碑板以至　國朝典章外國風土莫不細究焉

著書十二種曰嬰處稿即先君少時所著詩文自言持身謹行當如嬰兒處子因以名稿曰青莊館稿青莊即鵁鶄之別名在江湖間不營求惟食過前之魚故一名信天翁其自號者有以也曰耳目口心書即耳所聞目所覩口所言心所思曰士小節援昔賢遺訓以備箴警紀今人近事以資觀感曰清脾錄載古今人詩話曰紀年兒覽起自上古至于　明清及春秋小國而詳於華夷之別曰蜻蛉國志記日本世系

地圖風俗言語物産曰盎葉記卽古今考據辨訂證之語曰寒竹堂涉筆爲嶠南郵丞時記聞見曰禮記臆釋禮記雜字疑義曰宋史補傳承 命編校 御定宋史筌也補撰遺民列傳及高麗遼金蒙古傳曰磊磊落落書編輯 明末遺民未及刪定

歲丙申 上命建奎章閣置閣學士粤三季己亥又置檢書官四先君首選是職 上命諸檢書賦 奎章閣八景七言近體八篇先君居魁復 命賦登瀛洲二十韻七言排律又居魁並賞 賜有差出入邇班十五載榮寵備至賞 賜頻繁先君居常

感泣而謙愼自牧不移素守依舊山澤之癯未嘗一
造卿相之門人有勸之者輒曰余之仕宦罔非 國
恩豈可刺謁朱門得隴復望蜀耶
嘗語人曰余自少好看書著書幸逢 右文之世職
忝檢書每因編書得看閱古觀所藏秘書可謂能事
畢矣
每當校讎之役文書雲委山積雖疲筋勞神不以爲
苦同僚戲之曰務逾劇而興逾高可怪也
每値文字役先君多與於編摩如 國朝寶鑑羹牆
錄文苑黼黻大典通編之類也此四種書先君之名

俱列於纂輯諸臣之下其餘考證刊行而姓名未登者旣校勘而未鐫者亦夥然

嘗校　御製文字於　大內天顔昵近誦聲乍徹

上屢教曰汝讀善矣汝須高其聲也又嘗　教曰若等將老矣追其未衰宜搆一大文獻闡揚故事闓牖後人不亦善乎先君承　命感激未嘗不流涕

沙斤驛有年舊公債每歲取殖爲公費日撻殘民民不聊生先君爲丞報上官革罷郵民至今愛慕焉郵馬有闕郵人獻馬代之以不閑步斥之時咸陽郡有士人素親熟一日訪先君謂曰吾有一駿駒請公買

之乃命宰入卽前日不閑步而改繁纓覊勒者也先君正色曰吾聞嶺外是鄒魯鄉意者多謹飭之士今反與馬騶結交耶其人面騂而退

宰積城十考皆居最嘗語人曰廉則威生公則惠及人或以倖薄語先君先君輒色變曰余以一介書生昵近 耿光官至縣宰上供老親下育妻孥榮已極矣秖頌 君恩豈敢言貧

先君之爲邑也承 命編校 御定宋史筌凡四十冊雖簽丁催科之時未嘗一日釋手嘗備置一雙小箱手自結繩戒不肖曰官未可恃余若在京而遞邑

必盛史筌于此箱繩以堅緘也後果在京而遞
嘗戒家人節用日易日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國
猶然況斗邑乎分月廩爲日廩米鹽薪菜不踰一日
所界限及其解綬絲毫無所犯歸家之日罄乏如故
焉

縣廨壞漏不可居自上官日有志營繕捐廩爲糧省
俸鳩材壇廟堂軒樓館倉廩一時修建時徐公有防
爲畿輔巡次縣齋周覽而歎曰以積之殘何以辦此
君之幹局惜置殘縣

或謂土木甚張大盡仍舊貫而自營產業此可謂今

世之能吏先君正色曰爲吏營私國之賊余雖不才豈忍爲國之賊耶

在縣有盜稅米者鞭撻不服屏左右命盜近前從容語曰無恒産者無恒心汝之爲盜豈本性之使然哉汝若不服罪當死吾不忍殺汝盜感激流涕曰稅米幾斛埋于某地某丘掘之果然邑人至今稱之

民有訟田幾至卄載不得决公納其券詳察圖章四圍微有刀痕乃是盜搭田主圖章而刮起券紙使之薄仍膠之以圖章以澹墨抹其搭邊攙其刀痕所以人莫能察先君剔其圖章搭處隨手而翻訟者乃服

自是民莫敢以僞券爭訟
縣之南有靑鶴洞古松白石幽邃可愛舊有亭盡圮
先君新搆數間扁以又醉翁亭暇日乘自製小車獨
往逍遥興盡而返
上嘗命諸臣編纂輿地誌先君亦與焉時先君在縣
衙撰修縣誌搜訪孝烈廣採古蹟甚該洽送于書局
書局諸公覽而歎曰我　國州郡爲三百餘而無如
積城縣誌之詳且盡矣
歲甲辰　上行幸　永陵上親製七言絶句一首
命各務差員賡進時先君亦以差員應製幷揭板于

坡平館

先君仲弟又入撿書時先君在縣貽書曰兄弟食祿盛滿可畏以何才藝報此　恩渥惟以勤儉二字教汝汝須銘佩勤以奉公儉以自守也

家不畜乘又無僕御先君與仲晨夕徒步赴院使女奴褁帽靴隨之嘗謂仲曰徒步供職貧人本色吾輩當以筋力圖報

上嘗命先君及內舅白公東脩朴扶餘齊家編輯擊刺等二十四技閱書局於壯勇營每技下爲疏解爲論斷爲圖譜　特命朴丈楷書刊本又爲諺解一卷

使營中將士講習之　賜名武藝圖譜通志書既成
上輒稱之曰近來編書不爲不多而其凡例體裁以
及刻雕字畫無如此書者　命油其版以永其傳
上命撰壯勇營春帖仍謄諸冊子每歲立春多用先
君所製者云
庚戌夏湖南女子金銀愛痛隣嫗之誣其淫挺刀刺
嫗殺之辛亥夏　上令都下過時未婚者金申二姓
定親而庀其具　上俱　命先君立傳二傳俱載內
閣日曆
庚戌承　命撰龍珠寺殿閣及堂寮柱聯凡十六句

仍　命董飭剞劂以揭之
上嘗許先君之文有山林氣又嘗製進城市全圖百
韻詩　上親賜批評題其券曰雅先君曰　九重一
字之褒足斷賤臣平生遂自號曰雅亭
嘗在　大内編書　上賜一顆橘曰是名大橘　肅
廟朝隨海船來　命種耽羅島中者也先君懷之而
出獻諸王考
先君有兩弟仲爲撿書季爲壯勇營知彀官燈夕翌
日　上賜知彀官一大燈以遺老父燈凡八稜稜輒
剪彩紙爲飾歸懸中堂光輝滿室於是置酒延賓以

寓感 君悅親之意仍屬成北青大中作 御賜燈記
嘗承 命編進韻書名曰奎章全韻字畫皆用六書注釋參以諸家韻書叶韻通韻亦無不詳備先君沒後甲寅冬 命鋟梓仍 命仲父暨不肖光葵同爲校正董其剞劂版有大小二本
嘗因編輯韻書入 侍上謂先君曰近者藥院所製立效濟衆丹卽予之所命也視蘇合元益神效先君對曰臣父年老多病因臘藥之 賜此劑屢試屢效不勝感泣 上特賜五百錠

上使閣臣選歷代諸家詩嘗 命先君命名對曰名以詩觀恐合宜 上允之先君乃纂詩觀中唐宋明詩人小傳

壯勇營知彀官等屬先君撰 御射記 上覽而嘉之問誰所作也具以實對記中粵惟我 太祖天錫勇智之句 上改以粵惟我 聖祖仍 命近侍曰所重在焉尊閣之可也朴扶餘齊家書之仍板揭于知彀官廳壁

歲壬子秋先君季弟登武科時先君直摛文院 上召先君與新恩對舞於 上前仍 賜樂及宴需

命出直夜將半出　宣仁門觀者四匝無不欣聳先君曰　主上命賤臣昆季聯舞榮感極矣又與仲季舞于親側極其歡娛

嘗公退語家人曰余以螻螘賤蹤猥蒙　天恩奉檄之喜已無可言苟得數畝田園可備疏糲教子著書以終餘季是吾素性

燕居雖盛暑不脫巾襪及疾劇忽自解脫先君仲弟對家人泣曰公病重矣我伯氏雖甚熱未嘗脫巾露足今異矣吾知公病之重矣

及病篤而不以深憂坐卧言語自如也子弟和藥以

進輒止之曰安用藥爲時 上以先君之文或近稗官有自訟文製進之 命屬纘前一日以應製差晩爲憂有時有沉吟狀顧語仲弟奉 老親往季弟第善供養是夜精神猶未昏命不肖誦 御定八子百選文數篇手自擊節及臨終更整衣冠而卧

宗丈判書公敬懋嘗曰吾宗雖甚單子有心溪之理學有青莊之文章可謂盛矣不羡他人之閥閱及聞先君訃歎曰已矣吾宗棟樑折矣至於行路婦孺莫不傷歎

上聞先君没甚嗟惜 命内閣致别賻癸丑冬至賜

甲寅曆一冊甲寅又　賜乙卯曆一冊乙卯又　賜
曆幷書皮封曰故撿書官李德懋家
先君之仕宦十有五載　内賜頒數書籍服用食品
菜品果穀魚族藥丸之類總爲一百三十九種通計
各種之疊　下則亦至五百二十餘番之多故别著
内賜表一冊以識感　君恩云爾
乙卯四月初三日　上教曰今因頒書印役事思之
故撿書李德懋之才識尚今不忘其子聞已闋服李
光葵特差撿書官車五山集朝家猶且印給况李德
懋之文與勞乎渠之家力何以辦得印藁乎印書之

留置錢五百兩特給近俗雖慳於施與當此矯俗之日當從此等處提撕閣臣之時帶將任外任者抄啓文臣之在腴任藩任雄府者俾各隨力助給期於速付剞劂至親訓將亦豈㦖然乎仍 命書給恩教一通是日宗族親朋相顧而賀曰公之在世守身勤業勞於編纂之役及其身後 至尊思其才念其貧如有錄孤鐫稿之 命恩榮所暨非獨深感九泉亦將興起一世於是不肖泣血謹讀恩教于祠堂前

李參判書九與先君同閈交好往復書牘多至數百篇雖如瓜大紙一一膠續而藏弆之及先君沒後齊

以還之其愛惜先君之文字如此
遺稿之抄選校讐直閣尹公行恁主其事亦　上命
也詩文凡十四卷刪爲四冊刊行于世其餘著書諸
種總五十餘卷藏于家
惟我先考動靜言行多著於士小節三篇而
至若不肖男光葵耳聞目見之可記者或恐
逾乆而逾泯故含哀泣血撰次如右

行狀

縣監朴趾源撰

積城縣監兼　奎章閣檢書官炯菴李君諱德懋字
懋官系出　厚陵別子茂林君謚昭夷公諱善生

贈戶曹叅判司憲府監察諱廷衡其高祖也通德郎諱尙䢘其曾祖也江界都護府使諱必益其祖也通德郎諱聖浩其考也妣朴氏潘南人縣監師濂女錦平尉謚孝靖公𢐀成孫也以 英宗辛酉六月十一日生 上之十七年癸丑正月二十五日卒于家得年五十三旣踰月葬于廣州府南板橋村酉坐之原用士禮也越三年乙卯月日 上下傳旨內閣曰令因韻書新印追思之故檢書李德懋才識尙不忘令閣臣徵其遺稿于家刪定而刊行之 賜內帑錢五百緡以爲剞劂費仍 命錄其孤光葵復爲檢書於

是光葵將謁銘于諸名公以其手所錄先君遺事八十五則徵余文爲狀嗟乎余與樊官遊三十年於其平日出處言行宜無所不悉矣旣辭不獲謹爲之狀曰傳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樊官以一布衣受特達之知於　聖明之主隆褒厚渥曠絕當世簪履之記不替身後令其詩若文將流布于永永來茲則後之欲知樊官者亦將於是乎求之歟然其貞高介特之操行眞切透悟之識解淹貫該洽之記聞與夫溫粹豈弟疎宕爽朗之容色辭致則已奄然千古矣此余所以徊徨掩抑尚庶幾其人而不可

得焉者也懋官幼而夙慧酷嗜文字一日家人失所在向夕於廳壁後積草間得之盖耽觀糊壁古書不知日之曛暮也長者授書字畫音義必求精覈有未曉暢于中輒對書涕泣潛晝日碁壁間爲讀書程限雖與羣兒嬉遊方酣時至則必起去端坐念誦不顧也及長博極羣書每從人借書書雖秘藏人亦未嘗慳借曰李君眞能嗜書者也好事者或有不待請而先自借示曰有書不閱李君眼安用書爲癖於抄寫每得一書且看且書嘗置葉子小冊于褱袖中雖店次舟行未嘗廢也故家雖無書與蓄書等平生所讀

書殆踰二萬卷手抄蠅頭細字亦且數百卷而字畫
方正雖忩遽不作一俗字 上御極之三年述 光
廟故事設 奎章閣置檢書官四人懋官首被其選
凡館閣撰修鉅典無不預聞如 國朝寶鑑羹墻錄
文苑黼黻大典通編之類咸有校勘之勞又編武藝
圖譜奎章全韻考據精博義例詳密書成悉稱 旨
命陞職者六懋官所自撰著可以舉名其編者凡十
數種嘗自言士君子持身處心當如嬰兒處子人或
請見其所著詩文則不肯與之曰余之私稿非珍且
貴也一示人輒作三日愧錮諸箱篋自有可出之日

故名其初集曰嬰處稿有鳥終日植立洲渚不嘗求食游魚至前俛而一啄是命信天翁又曰青莊君之自號者有以夫故名其二集曰青莊館稿動靜語默不離道也耳目口心無曠官也聞斯書之見斯書之言斯書之思斯書之故名之曰耳目口心書士當以曲禮律身内則敎家不謹小節其於大者何於是援昔賢之遺訓以備箴警紀今人之近事以資觀感故名曰士小節或問歷代詩何者最佳曰蜂之釀蜜不擇花蜂若擇花蜜必不成爲詩亦猶是也天地英明之氣不以古今而或變採其秀句潄我肺腸故曰清

脾錄皇王帝霸華夏夷狄以年紀事撮略舉凡小子是識故曰紀年兒覽狡彼島夷百世之讐巢窟幽晦圖籍無徵我欲審敵終古昧方君嘗自言我苟當有事時使絕國覘機謀庶幾不下於人嘗遇人漂海還問彼中事歷歷如躬履其土其人驚曰公何時過海故紀日本世系地圖風謠土產爲蜻蜓國志昔人躬耕取柹葉纂佚事埋盎田間竟畝一投故曰盎葉記宦遊嶺南薄記聞見瑣錄片札奄成編帙曰寒竹堂涉筆小戴疑義難字以意釋之曰禮記臆承 命校讐宋史筌請爲謝翺鄭思肖等立傳別撰蒙古遼金

列傳以正華夷之分曰宋史補傳嘗與人書曰我
明民也結交隆曆啓禎間名臣處士視世之眼前婣
婭背後睢盱豈不賢哉故採甲申後遺民事行曰磊
磊落落書此其所未盡刊行者也懋官未嘗以儒者
自命夷考其行謹守程朱門戶不失尺寸爲文章不
求馳騁震耀辭達理到刻畫簡潔自成一家　上嘗
稱其有山林氣尤精小學名物凡草木蟲魚田夫野
老之所未能指別者莫不辨驗精確以至典章風土
金石書畫纖瑣奥僻微發其端則應之如響莫不厭
其所求而止焉否則畜之若虗不以所學耀人其論

天下事是非成敗古人心術隱微之處文章時代雅淫醇漓之卞無所逃其衡尺可謂有千古隻眼者矣然世之論懋官者稱其品行爲第一識解第二博聞强記第三文藝特第四耳今其文藝之不可及者如此則懋官之品之行從可知矣嗟夫懋官㓜性端方不妄交遊閉門讀書四十年名姓不出里巷未嘗識一宦達人破屋不蔽風雨疏糲屢空亦未嘗以飢寒二字出諸口雖妻子未之聞也坐卧起居有恒處書帙几案位置整整羣居終日莊而不矜和而不狎人亦不敢以褻語加之事父至孝愉愛之色達於面貌居

母喪未嘗暫解絰帶非上墓則雖宗子之家未嘗往焉晨夕哀號隣人爲之掩耳或問士之本分幾何曰入孝出恭晝耕夜讀而已矣又問省事以何爲先曰懲忿窒慾節食愼言斯可矣嘗戒其子弟曰日用行事雖不甚異於人亦不苟同於俗當平平存在略略收拾可也嘗隨使价入燕都觀山川風物多與一時名儒談辨唱酬俱言懋官之詩力掃凡蹊別闢異逕晩宋晩明之間當據一席眞篤論也懋官由撿書十二朔而陞司䆃寺主簿出爲沙斤道察訪歷廣興倉司饔院主簿除積城縣監或言其邑殘俸薄懋官

正色曰吾本書生　上恩至厚使守一縣得以供養老親恩寵極矣豈敢言他到官卽捐廩治廨宇一新置小亭青鶴洞老松白石幽夐可愛扁之曰又醉翁小車獨往暇日逍遥戒家人節用曰易言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國猶然況小邑乎析月廩爲日支米鹽薪菜不踰當日之數嘗自縣歸以官厨壽親甘旨備設而自以野蔬觴客眞情藹蔚非强學茅容故事而然也最十考復入爲瓦署掌苑署別提尚衣院主簿司導司饔則再任旣解綬歸出無僮馬常使女奴齎袍帽以從徒步赴院曰是吾分也出入　禁省十

五年前後　奬諭之勤錫賚之渥同僚莫敢望焉自
少澹於進取不喜作功令文及被閣選因不復入場
屋曰　至尊親考吾文奬許如此何異登科每語人
曰余平生好看書今日得見閱古觀所蔵　御書可
謂能事畢矣嘗侍　上校御製文字　天顔昵近誦
聲乍微　上屢顧曰汝讀善矣須高其聲一日　上
謂曰若等行將老矣迨其未衰宜成一大文獻闡揚
幽隱開牖後人不亦善乎　上之所以期勉之重盖
如此懋官退語家人感激流涕未嘗以榮寵自誇謙
愼儉約不移素節世尤稱之嘗應　青賦城市全圖

百韻　御筆題其券曰雅遂自號曰雅亭淑人水原白氏同知中樞府事師宏之女忠莊公時耈之曾孫生一男卽光葵二女適柳烋金思黃嗚呼懋官之風流文雅不可復接而跡其平生列之淸士儒林之傳無疑矣謹撰如右尚俟世之立言者擇焉

## 墓碣銘

原任直閣尹行恁撰

余幼時見龍門元子才野服奇偉須眉歷落性峭亢少許可然嘗言李懋官淸修好文章名重當世余故知懋官之可交也　奎章閣成學士選知名人爲僚佐於是懋官官撿書後五年余忝閣職而遂與懋官

知琴酒圖書聯翩以爲樂始知舊聞之不虛也懋官系出公族以茂林君爲祖其後多賢人大父曰必益江界府都護考聖浩通德郎妣潘南朴氏以辛酉生懋官年六七歲能賦詩驚人及長劬工愈力家故貧曠食者數讀書固自如深於攷訂雖外蕃僻壤不載於柱下者其風謠星土輿衛宮室職官沿革歷歷如躬履其庭甞入燕見中州爲戎飲酒悲歌蒐購逸史秘乘歸著 明季遺民傳命曰磊磊落落書讀魏世傑高麗刀記輒撫掌大呼滂紛紛下因爲余言寧南侯諸人得失詞氣奮發夜不知曙雖其貌如婦人當

語時目光燁燁見者凛然以恐懋官撿書在巳亥而
兼吏文于槐院粤三年主司藁簿冬出丞沙斤驛蕩
民債修馬籍治爲諸驛最入官太倉厨院知積城縣
捐俸廩修壇廟廨宇以新之南有青鶴谷多奇樹嵌
石溪水出其下窈窕可愛懋官顧而樂之搆小亭扁
以又醉翁有時命小車載酒與客逍遙酣呼人不知
爲太守也縣有盜稅米者久不服懋官辟人使近前
曰若之盜豈性也哉無恒產故無恒心余爲若憫之
與其匿罪而死無寧輸實以聽官盜感而泣遂告米
幾斛藏某地人以爲神爲政六年士女歌之連官尚

方掌苑諸司而檢書常兼之凡書籍校勘未始不與聞盖自年少時喜著書及爲佐於內閣而相編摩之役也得以恣觀于秘府之蔵藻采日益新所著書十有二種而所謂士小節者修己治人之方殆數千言可以列之學官余於是益知懋官不徒有文章耳人有問於懋官者曰士之本分凡幾何懋官曰入孝而出悌已矣晝耕而夜讀已矣又曰省事當何先於易有之曰懲忿窒慾懋官爲人簡澹不肯與宰相交雖故舊諧謔笑淋漓之際容儀不捨繩尺公退終日危坐盖聞杜五郎之風云年五十三而卒葬之漢南

板橋村忠莊白公時耇之孫爲懋官淑人擧三子男光葵女適柳烋金思黃初懋官校奎章四聲韻旣歿之三年始印之 上敎曰韻書告成李德懋之力也其才識尙今不忘其子可爲檢書因 賜鈔五百刊其稿德懋卽懋官之名而光葵遂繼父職 上又命臣取其詩文以選之甚盛典也懋官嘗被 旨賦城市圖及進 御筆批曰雅懋官以一字之 褒可勘平生遂自號雅亭故名其稿曰雅亭遺稿而序之余每言懋官文不如詩詩不如人嗟乎當今之時文如懋官者未易多見則其詩固已範流俗而其人之賢

從可知已銘曰

板橋之岫渺難攀上有高士蔵衣冠高士謂誰李懋官我作銘詩無媿顔

## 墓誌銘

參判李書九撰

李懋官以癸丑正月廿五日卒旣踰月用士禮葬于廣州府南板橋之原烏虖懋官亡而余蓋無友於世矣非眞無友也欲求淸介博雅之士如吾懋官者而友之抑亦無有乎云爾始余弱冠與懋官居同里性拙不喜交游常閉戶讀書以自娛而懋官爲人外若簡澹中實和易博學嗜古善談文章故獨與余相得

甚驩間數日必一過余園亭羅列經史考究同異辨難得失纚纚不能休飲酒微酣輒取古人得意之文據案迭讀竟日乃去得一異書即相走報分程共鈔如是者十年余嘗語懋官曰陶淵明高士也方其隱居柴桑可謂遺世絶俗泊然無求者矣尚有羊長史龐參軍與之周旋朋友至樂昔人所重吾將置田于永州之東與妻子往耕焉倘得携懋官同歸窮經著書以求其志亦可使樂而忘老懋官其有意乎遂相視而笑今懋官之墓草已宿余且齒髮早衰舊學日疎每居閒處獨思斯人而不可見則未嘗不歔欷感

歎慨初心之莫遂悲良友之難遘也懋官諱德懋懋官其字幼能好學長者授書文義有未曉輒對書而泣既釋然始大喜視日晷爲課程朗誦不輟及長縱覽羣籍淹貫該洽尤精爾雅說文之學家貧不能蓄書遂癖於鈔寫常置紙墨于懷袖中隨見輒錄盈箱溢篋余每比南齊之沈驎士然顧懋官不以所學矜人必有叩而後應内行修飭居母喪毁瘠過禮侍父側洞屬愉愛之色達於面貌平居動止有常度終日端坐謦欬不出戶外雖值屢空吟諷自若嘗曰入孝出恭晝耕夜讀斯可謂士矣事當省者有四懲忿窒

慾節食愼言而已有友爲縣宰閔其貧而邀之卽謝曰與其寄食公門毋寧高卧吾廬終不赴取曲禮小學遺意著士小節三卷以律其身最習 明季事嘗寄余書曰我 明民也結交隆曆啓禎間名臣處士視世之眼前媕婀背後睢盱豈不賢哉遂採甲申後遺民著磊磊落落書七卷以托其意觀此二書可以知懋官也今 上初年設 奎章閣置撿書官四人懋官首被其選凡朝廷纂修鉅典莫不預聞嘗校定宋史筌請爲謝翺鄭思肖等立傳別撰遼金蒙古列傳以正華夷之分又編武藝圖譜奎章全韻考據精

博義例詳密書成悉稱 旨命陞職者六初由司藁
寺主簿拜沙斤道察訪歷廣興倉司饔院主簿除積
城縣監經十考復入爲瓦署掌苑署別提尚衣院主
簿司藁司饔則再任而常兼撿書銜處 禁省十餘
年屢蒙 異恩錫賚便蕃一日侍 上校書 上顧
謂曰汝將老矣宜及此時成一書以作後世文獻不
亦善乎懋官退語家人感激流涕然未嘗以榮寵自
夸謙愼儉約不移素操其除積城也或言其邑殘俸
薄懋官正色曰吾本書生 上恩至厚幸守一縣豈
敢言他到官即捐廪治廨宇氷蘗自持及歸出無僕

馬使女奴齎袍帽以從徒步入院曰是吾分也爲詩
文以摹擬蹈襲爲恥抒情造辭惟期毋俗嘗應　旨
賦城市全圖百韻　御筆題其卷曰雅遂自號曰雅
亭有集四卷其他著述凡數十種旣卒之三年　上
追念其才識　賜内帑錢刻其遺稿錄其孤光葵復
爲檢書烏虖　聖王之知臣者深而懋官之平生斯
可以定矣懋官生於辛酉六月十一日享年五十三
系出　厚陵别子昭夷公善生曾祖諱尚馣祖諱必
益江界都護府使考諱聖浩妣潘南朴氏縣監師濂
女淑人水原白氏忠莊公時耇之曾孫生一男卽光

葵二女適柳烋金思黃余嘗論懋官品行第一識解第二博聞彊記第三文藝第四君子以爲篤論然余又嘗謂懋官貌癯神清言笑沈靜類宜壽者而獨不驗豈非所謂命者耶悲夫銘曰

夐彼林泉兮可棲可遲我車雖脂兮誰與偕歸惟君之學兮如璞斯輝旣榮其遺兮而又奚悲

墓表　原任直閣南公轍撰

完山李懋官旣沒之三年其孤光葵以燕巖山人所爲狀來請於余至三四而勤曰吾先君之墓草已宿矣而尚無表表之宜得其知者知之莫如子辞嗟夫

余雖不能文然獨念其平生之誼交遊之舊與其可傳者多則烏可以辭懋官諱德懋其爲人外若峭簡而内行修潔不爲利勢所撓奪博覽疆記貫穿古今奇文異書窮極其妙而後已亦不以自炫人有問者輒應其不問者則皆有劄錄雖古之掌故名家不能屈也爲文章倡爲新調曲盡人情物態而不襲前人句語與朋友交久而益篤其有不合者則終身無以獲得歡心初懋官在京師與柳得恭朴齊家諸人遊其文辭日傳於世久之宰相不能薦之於朝及　聖上臨御右文爲治置　奎章閣選賢士大夫與之朝

夕諮訪又得懋官爲檢書官以佐其職而柳與朴皆
與焉一時號稱得人而懋官尤小心謹慎精白不怠
上每奇愛之獎眷甚至懋官自　奎章閣檢書官兼
承文院吏文學官後二年陞六品拜司䆃寺主簿遷
沙斤道察訪官有債錢歲取息爲公費吏多逋負乃
報觀察使罷之翌年移廣興倉主簿改司饔院主簿
以內閣弘文館誌校勘勞特除積城縣監至則喟然
歎曰是亦可以報　國恩之萬一也遂捐廩俸修繕
孔子廟以及倉庫廨宇之頹圮者工役不煩民爭趨
赴縣有盜稅米者推覈不服懋官因屛人命盜近前

從容諭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爾之爲盜豈本性然哉汝不自實罪當死吾不忍殺汝盜乃感激涕泣曰米幾斛埋于其地掘之果然民至今稱德後又以 御集及文苑黼黻武藝圖譜通志編校勞連得陞叙未調除瓦署別提尚衣院主簿掌苑署別提時時 召入便殿詢文字事因 教曰汝今衰且老矣盖惜之也自是內閣有編書之役懋官未嘗不與焉懋官狀貌清高於物無所好獨喜著書其於友朋文章盖天性也間嘗從書狀官沈公念祖遊燕京日與浙蜀間騷人墨客之來遊宦者飲酒賦詩以爲樂而沈公又

善待士悉其出遊故懋官能歷覽山川道里宮室樓臺以及於草木蟲魚鳥獸之名而多所記識及歸而名聲日振諸公爭欲出我門下其或送人居間要一言以自譽而顧懋官介然有持守不可屈故世徒以文學知懋官而至其操行之純備政事之未盡施用於時者多有未及知者懋官於書法逼古如篆籀好畫蜘蛛黃雀所著有靑莊館稿士小節紀年兒覽蜻蛉國志盎葉記宋史補傳 明遺民傳幾卷懋官之世出自茂林君謚昭夷公諱善生 贈戶曹叅判司憲府監察諱廷衡其高祖也通德郎諱尙馩其曾祖

也江界都護府使諱必益其祖也通德郎諱聖浩其考也妣朴氏縣監師濂女錦平尉謚孝靖公弼成孫也妻淑人白氏以辛酉六月十一日生卒於癸丑正月二十五日壽五十三葬于廣州樂生面板橋酉坐之原有一男二女男即光葵二女適柳烋金思黃懋官既卒家人得　内賜書籍衣服食物藥丸等標紙凡一百三十九種其疊下者則倍蓰別著褁藏于家上又下教内閣印頒其文集費皆出内帑任光葵爲檢書官

雅亭遺稿卷之八 終

李懋官遺稿既成碩齋尹公金陵南公並爲之序闡發無遺辭矣然猶屬余以跋夫所貴乎士人品爲尚材學其餘也懋官人品之高二公既言其槩矣小者豈待余耶懋官穉年嗜學甚於飲食師心獨得不藉外求名公大人多欲出其門下而弗就也貧幾乎病矣或累日不炊而安之如素世苟莫我知則枯死窮壑無悔也及其檢秘書承 異渥榮寵莫之伍也然未或見其夸色小心勤職十五年如一日非義之取絲毫不自累也非人品之過絕人然乎哉其學亦絕去俗趍蒐羅剔抉薈蕞瑰詭不得則不措發爲詩文

寧澀無蕩寧枯無膩寧近乎僻無近乎膚慧心博識獨造玄悟他人莫之及而亦其人品之高致之也

上嘗命其詩曰雅懋官遂以自號豈惟詩哉乃其人品然也從古蓬蓽之士以文章自見者多矣受知於

君上孰有如懋官而況 聖君之知耶殁而 恩榮益備隱卒錄孤比於近臣 命印遺稿賚出內帑懋官雖歿猶無歿也蓬蓽咸與其榮孰不感聳而興起哉嗟乎材高而勤於學跡奇而敦於行居寵若懼視財若浼吾獨於懋官見之正惟其蒙不世之寵於

聖君若是也斯人也可復見耶惜乎年不足以盡所

展也不然鄭馬二公通職也即其材學亦可少耶詩文固不足盡懋官也謹以是書二公之後昌山戚大中士執跋